

也談學生軍訓

劉昭晴

兼述蘆溝橋第一槍

讀本誌二〇三期劉守法「憶江蘇學生軍訓」一文，憶述抗戰前學生受軍訓情形，與本誌過去刊登之「憶上海學生軍訓」及「女生軍訓話當年」先後輝映，讀後甚有感觸。查學生有軍訓，源自「九一八」事變後，首先在高中或大學（如馮庸大學）雖亦有軍事訓練，只是等於體育外加上軍事科目而已，其主旨尚不顯著；自民國二十年「九一八」事變後，日寇侵入東北，驚醒國人，皆有同仇敵愾、禦侮抵抗的觀念，不只各地各級學校多有軍事訓練，還有組織義勇軍北上抗日者，此在中國教育史上值得大書特書。

中上學校軍訓形式

「九一八」事變時，個人正在初三攻讀，立即要求學校當局加添軍事訓練，校方即派訓育主任為軍事教官，因其係黃埔四期畢業，曾參加東征北伐諸役。因無教育器材，只是徒手訓練，如變化隊形之類。初中畢業後，考入山東省立第四師範；軍事訓練係由南京訓練總監部派來教官擔任，只做文字講解而少實際操練。民國二十三年，轉入北平弘遠高中，時北平軍委會分會委員長何應欽將軍校閱全市各中學訓練情形，在北平市內第四中學大操場舉行，亦僅是校閱式和分列式

；嚴格說來與當局要求、國人期望尚遠。至民國二十四年春，前臺灣省政府主席黃杰將軍正以第二師師長身份戍守北平，曾調集北平高中二年級學生集中軍訓，未及一週，即因受日人干涉而中止。筆者已為高中三年級生，未能躬逢其盛，頗感慨「惜」之！

二十六年六月間，北平各大學及高中二年級學生，集中於西苑受訓，由二十九軍三十七師馮師長治安主其事，名為總隊長，實際負責者為旅長何基澧（河北教育廳長何基澧之弟，兩人一文一武為人稱羨），分為幾個大隊？究有若干人已不詳知，個人被編入第二大隊第七中隊，與現任臺肥公司總經理黃達河是同班（彼在清華大學攻讀）。受訓課程大學生與中學生不同，因對大學生想培養成爲連級幹部，中學生爲排級幹部，雖亦有槍枝，但係「教育槍」，並非真正槍械（過去在高中受訓時，教育槍亦無有），學科有陣中要務令，術科不過個別教練、排教練，也有野外勤務等課程。

抗日軍興加強操練

惜不及月餘，即爆發「蘆溝橋」事變。猶憶在六月二十五日間，因日軍演習正在西郊、南郊

八寶山、大紅門等地，確有進犯企圖；馮師長治安忽抵達部隊所在地，召集全體同學講話，要謂：「日人現假演習之名，進行挑釁行爲，但我們已有準備，如有事件發生，希勿驚慌。」後果見二十九軍弟兄每於夜晚荷槍實彈，至營外各地防守。在二十八日夜，北平忽狂風暴雨，傳謂在是日，日本人將發動攻擊，以天氣惡劣而作罷。翌日，北平晨報云：即有一特寫，以暴風雨前夕爲題，暗示中日問題猶如暴風雨前夕。因當時日人向我方提出若干無理要求，據云其條件如「開龍烟鐵礦」等，較過去「二十一條」尤爲苛刻，冀察政委會委員長兼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無以應付，方回歸山東原籍樂陵，以修墓爲名而暫行躲避。

七月八日清晨，我們方升旗完畢，何旅長基澧即對全體同學講話，告以七日晚深夜，馮師長由保定返回北平（馮師長尙兼河北省主席，駐節保定），經蘆溝橋時吉星文團長即登車報告，日軍演習逼近宛平縣，有進犯模樣；馮主席當告以若再前進即行抵抗。馮氏到達北平後，報告北平市長秦德純，因其代理宋哲元職務，秦氏當即邀集軍政首長舉行會議加以準備。何旅長並向同學稱：如發生情況不必驚慌；惟何氏言猶未畢，遠處即已傳來隆隆炮聲，中日之戰已揭開序幕矣！

我們在集訓期間，補行開學典禮時，到的有各大學校長、教授，清華大學梅校長貽琦曾應邀講話，大意謂軍訓之意義在防而不備，如敵人進犯以我有備必獲勝利，甚或敵人以我有備而不敢進犯等語。北大文學院長胡適則以法國科學家巴斯特發現細菌，對人類貢獻為題，儘量發揮，同學聽後皆欣然大喜，以其含有以文抑武之意；同時也了解在考北大試題中，常有「巴斯特」之原因。至七月二十日左右，宋將軍哲元方來隊向同學講話，同學皆抱興奮心情，欲知其對戰爭演變之報告；未料出人意外，宋氏竟大談其中國本位文化，痛斥喝洋墨水的人，不要忘了自己文化，而且還有不當的比喻，以致同學頗具反感。我們

於二十二日結束訓練，各自返校，未幾二十五日發生廊房之戰（天津至北平中間一站）；二十六日又有北平廣安門事件，二十七日大戰爆發，二十八日南苑失守，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及一百三十二師趙師長登禹皆殉職，當晚宋將軍率部退出北平；二十九日天津亦告不守，自是平津皆陷於敵人之手。

唱早起歌和睡覺歌

我們受訓時，清晨起床後即行跑步，並唱早起歌，是馮玉祥部向來歌唱者，歌詞為：「黑夜過去天破曉，朝日上升人起早……。」另外在吃飯時又有吃飯歌，詞句為：「這些飲食，人民供

給，我們應該為民努力……。」還有睡覺歌是：

「今日工作又完了，平安快樂去睡覺。明清晨，要起早，精神修養好……。」當宋將軍訓話前，曾問我們學過什麼歌曲，大家便對以吃飯歌、睡覺歌，雖不得體，亦事實寫照。其他軍中瑣事無甚特殊之處，不必詳記。惟有一次，天將下雨仍令我們至玉泉山行軍，志在磨練；果然出發不久，即大雨滂沱，同學衣服盡濕，因無防雨工具，不只冒雨而行且踏水前進（水高及膝蓋）。有些同學雖有小便，亦不必解衣，使其尿在褲中，亦一樂事。至營房後，則用薑湯（加紅糖）以去寒。

挺胸立正尊敬領袖

又劉守法先生提及：在民國二十四年春，規定提到國父和領袖名字時，必須立正致敬，確係如此；是年春，我在弘達中學攻讀，因逢國父逝世紀念日（是時皆稱總理，尚無國父稱謂），特請駐守北平第二十五師師長關麟徵將軍到會演講，事先訓育主任即告以：如提及總理二字時，全體同學坐在原位挺胸致敬。因係總理逝世紀念日（三月十二日）必提及總理，未料關將軍大談「唯物辯證法」，且以麥子為例，作質變之說明。惟其提起「總之」時，同學因皆精神貫注，均挺身致敬，彼而訛然，後知誤會，方說「稍息」（全體不再挺胸，恢復原坐形式）。時有一同學在余隔座，便說，大家弄錯了，不是總理是總之；余尚不信，乃告以數百位同學豈能全部聽錯？演講結束後，訓育主任王老師乃告以大家鬧了笑話，至時方哄堂大笑，此亦有趣之事，特順筆提及。

吳克仁中將入祀忠烈祠記

吳洽民

國民大會代表王公瑛先生，曾於六十九年七月著有「八一三之役——吳克仁軍長殉國紀實」刊登中外雜誌一六〇期，追述抗戰初期，國軍六十七軍軍長吳克仁中將所部一〇七師、一〇八師於八一三上海戰役，奉命駐守浦東松江，堅拒敵寇抄襲，掩護大軍撤退，完成戰略轉進後，吳將軍壯烈殉國……爾後因抗戰、戡亂、陰差陽錯，功績湮沒。中外雜誌刊出王公瑛先生作品後，獲得國防部史政單位及國軍高級將領之熱烈反應，旋由總統府戰略顧問祝同將軍、黃杰將軍聯名撰文，引據王公瑛之「吳克仁將軍殉國紀實」等資料，函請主管機關，轉呈最高當局核准：「國軍前六七軍軍長吳克仁入祀國民革命忠烈祠」，民國七十一年三月廿九日春祭入祀，吳克仁將軍女公子吳為琳女士，曾由日本東京返國參加祀典（吳為琳女士係中廣公司董事長兼亞東關係協會駐日代表馬樹禮夫人），上項經過，東北籍耆宿王鐵漢將軍與國大代表王公瑛先生，對於先烈吳將軍身後極盡道義，奔走甚力；先烈已得彰其英勇事蹟，但因入祀典禮盛況，當時新聞機構均未予以報導，王公瑛先生亦因健康關係，未能為文追記，深引為憾，中外雜誌銷行海內外，且係表彰吳將軍忠烈事蹟之發起者，特撰「吳克仁將軍入祀忠烈祠記」送請刊布，以供國內外關心吳克仁將軍事蹟者參閱並請指教。